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目錄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卷三　記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三之上

東里盧文弨纂定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卷三

味菜軒記

明 方孝孺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酗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鼈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愼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

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驗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酲食者資之以解其飫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椽茹藿歠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旣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淸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茶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茶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黄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葢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媿身不勞而心無媿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

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武進廟學重修記　金幼孜

武進舊有學在毘陵郡治之東二里許創自有宋國朝洪武初宰邑者復大而新之歲久廟學傾圮永樂甲辰訓導覃懷逯宏奉諸

生王忠藎繼葺之時前進士判陳州白瑜以內艱家居慨欲協相其成首捐貲爲倡遂募材鳩工粗復其舊明年改元洪熙今都御史熊君槩以大理卿巡撫過郡謁學嘗督有司修葺未克訖事宣德丁未鄱陽進士蔡貴來尹茲邑留意學政視學制稍隘乃捐俸貨民之隙地於靈星門東創三門又於講堂後勸民分地十餘尋植以竹樹正泮池之偏增築饌堂射圃使復其常於是廟貌有嚴堂廡有序講誦有所像設藻繪煥然一新至是可謂大備矣其郡人禮部尚書胡公濙歎脩復之難念繼葺者之不易乃來屬余記其成惟人才之興本於學校而學校之興係乎宰民者之賢否今是學之成雖創修前後有人固不俟於宰民者然非貴之卒成其

功其能完美壯觀若是之盛哉雖然君子之政有先後而學校之教有本末貴之爲政能急於興學可謂知所先後矣而世之學者徒事於決科名釣利祿之計於夫爲學之本漫不加省是可乎哉夫微而道德性命之蘊顯而君臣父子之倫日用事爲之故莫匪民彝物則之所在也學之者必繇乎此端誠意正心之功造窮神知化之妙以達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後其本立於內夫如是則所謂科名利祿之自外至者有不足計矣是固掌教者之任而牟民者亦詎能辭其責哉尚勉焉端爲教之本率以勵其士子而振起俗尚之獎將見異時才賢之興皆道德明秀出而恢宏政治而堯舜其君民卓然爲當代名臣則於斯學豈不重有光乎是

又建學之意不可不書

常州府重修廟學記　　楊士奇

學校王政之大端民有養而無教則不可與圖治古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道行而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才可興而治效可得自昔爲天下蓋未有去學校而能爲治者我國家自祖宗之世崇重學政皇上纘承大統益敦飭勵而郡縣秦承有祇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常有學數百年中歷兵革屢燬屢復洪武初廟學一新加於舊觀歲久而敝永樂初撤而再新益加其舊旣二十年廟學復敝時郡守貳咸欲推官楊誼自監察御史來獨審郡事進謁先師退就學館顧瞻嗟咨曰是可後乎亟謀修葺而計費甚鉅方

事營之郡之好義咸願有財出貲市材詠日鳩工仆者植之傾者
正之撤壞去腐易之以新工善材良既堅既壯廟自大成殿東西
序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及賓客之
位會饌之舍至於庖廩庫厩不具完采繪煥然不淨於度是役也費
不出公願爲之有道民爭勸義始於宣德元年十月成於次年八
月蓋始終皆詣之勤而後知府余文自山西按察僉事來同知張
宗璉自大理丞來通判高齡張瑛同志協贊用克訖事時大理寺
卿胡公槩奉命巡撫蘇常諸郡亦勤相助蓋政之張弛存乎人郡
縣吏有不知究大體祗德意而旦暮奬案牘期會以爲能趨走
迎餞以爲賢者固不能知養民爲何事其能知學校教化之爲重

哉此數君子皆起家進士知所先務宜其克協於斯舉也常自泰伯延陵相繼讓大利其人至於今知捐利為義也自子游親承孔子之教而卒人於學道其遺化猶在其鄉也矧今為畿內郡涵濡聖化之密且久宜其興起於善之易也則游學於斯必有仰惟聖朝之德意及諸君子之用心鄉人長者之勞勤而作其自勵之志將見教化益行賢才不乏鄉閭禮遜駸駸乎治平之盛者皆自此始於是府學教授余學夾等謀記其成而屬江陰縣教諭陳孟旦來求文而能道興修之詳者今禮部尚書郡人胡公郡人之助義者衆朱善慶周孟敬其巨擘云時宣德己酉六月

季子廟十字碑記

陳敬宗

昔吳季子封延陵延陵今爲常州江陰乃常之屬也當時季子歿葬江陰申港之側先聖孔子題其墓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篆刻也是刻歲久湮沒唐玄宗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朝潤州刺史蕭定又重刻之宋徽宗時朱彥守常州又重刻之凡三傳刻矣而古法古意尚不失孔子遺意則重聖人之筆謹之至而不敢忽也墓舊有廟廟有像國朝洪武初復設建廟像於郡城之內久漸頽廢今太守莫公愚武進縣令朱公恕一新舊規視昔有加摹刻孔子所書立碑廟庭謁拜以時祀典益隆甚盛心也自古王公貴人之墓不逾百年廢而不存者多矣季子歿距今千有餘年而其墓石祠廟皆得葺治完好者季子有泰伯子臧之讓德且自吳

聘魯請觀周樂而知列國之廢興歷聘齊鄭衛晉而知政治之得喪則其明睿博通賢於他國之使又遠甚名節表表盎將與霄壤同其不朽而玆墓石鬼神猶知呵護況人乎哉莫朱二公旣謹江陰樵牧之禁又新郡城廟貌之規事神如此治民可知也夫以孔子之聖翰季子之墓碑唐朱諸公知所欽仰與今二公知所尊賢而尚德是皆不可泯者故書此刻於碑石之左俾凡蒞官於是者皆知所以景慕焉

劍井禎應記　　錢溥

劍井在常州府城東十五里景泰辛未春正月有白氣亘天如虹其年三月王學士僎廷試第三人明年胡尚書濙進少傅兼太子

太師鄉人謂是地世傳葛仙翁駐鶴之所其氣自宋嘉祐壬寅胡文恭宿爲副樞元祐戊辰胡修撰宗愈爲右丞熙甯癸丑佘吏部中魁廷試邵御史剛魁南省邵司業材魁開封元符庚辰蔣㲄公之奇入西府率先一歲而見見輒有應載諸陸元光記中昭然可考悉南渡入元而抵國朝三百有餘年不見而人材亦未有登甲科拜師傅如二公之克協者光嶽之氣分而復完完有遲疾應亦隨焉昔從井中出今從河中騰上或井在河中而今井益別穿者地鍾靈異於人固不限乎井然非井無以識其地成化五年府同知謝公聞而異之重植一亭覆其上以書謁記將鑱石以示永久夫天生材與地合德氣必先之凡一草木之華得氣之充者往往

兆瑞於人況是氣氤氳騰達上燭於天下胚於地娠賢毓秀爲時之意噫霜降而鐘鳴礎潤而雨至一氣潛孚默運於亭壽之表開必有先興必有禎驗乎斯井豈虛其應然前非記無以證於今今非記何以證諸後後其有證以續應於無窮蓋允賴謝公克昌斯文以成其美公名庭桂山西蒲州人景泰癸酉解元由上舍佐府治有善政蔚爲士林所推重云

駐節亭記

黃傅

修繕之於政細也一亭一門之於修繕又細也不足道乎爾宜無取於書而書者有說也經制不古人心僑肖吏於人國者大都苟日以自度有所建作者率多爲名不爲名者不作也而作者此其

中有說矣其殆不慊於心而有作焉其爲善衆也故書書以志衆善耳宏治癸丑夏六月朝廷以傅知江陰事而以南昌黃泰爲典史冬十月朔同載而至適承窮斂之會舉目入望罔匪凋缺稍稍補飾且三匝星紀工不告訖功維是南城之南水步代換之次舊有門曰迎恩兩柱腐墨戴弁銜菌䶉硊兩日中爲客厭惡爲居人畏恐有亭無名爲賓旅至止主人將迎候息之所自屋三楹楹間土牆圍之北榮朽壓如鳥折翼敗瓦擁戶蔓草入牖伊威蠨蛸觸撲眼面漏水滴地爲蹶跲爲螘穴履之者跛焉予甚毒之未有以爲也一日黍請曰盍新之予漫應之曰豈不可哉居無何告材具矣卜得日矣匠工集矣越兩月有門奕然有亭赫然煥然竦然若

天墬而地出然究其故則門易以新名仍其舊曰迎恩亭揭其舊名刱以新曰駐節既壯而華又整以潔以甓以堊以碧以雘木不呈膚牆不露圬地不獻塗有曠可攀有齋可休有湢有庖可燕以遊總其費蓋百數十金不誅於民不匄於公不知其所自來也噫亦才矣落成之日題其額之左方曰年月日知縣縣丞主簿典史某某建嗚呼是誠何心哉夫典史之於縣官末也百廢并而罰不及焉百爲舉而褒不加焉者也泰也無上官之命無僚友之託無下民之請特以一方覩瞻之故與往來賓旅之計不慊於其心俛焉孳孳忘其責不在己而惟力之圖不施勞不矜能不衒名浸尋乎君子者爲己之事求之於今之世此豈可以多得哉予坐焉而

享其成私竊愧之故爲之書鑱諸碑以志其善以著其愧夫居尊而有責者之苟且以自度也一以愧夫爲己者之事不出於吾人也一以愧題額之左方攘善而流惑也若夫一亭一門之政二三十年物耳何足以累金石哉宏治丁巳春三月日

譙樓記

吳寬

江浙之間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據城之中偉然而壯者爲郡治直郡治之南巍然而高者爲譙樓樓之建旣久而燬宣德末重建於郡守桂林莫侯歷六十年于此風雨震凌朽爛剝落前人之功日就廢壞今郡守泰和曾侯以刑部郎中治獄有聲朝廷推擇而來廉明有爲庶事畢舉有言譙樓當修者侯曰天子念江南凋敝

俾出守養民今惠政未洽而遽使之非所謂未信而厲己者乎民聞之曰侯之愛我甚矣自侯之來歲則大熟侯不厚斂而有餘粟吾輩吝以自私使不出升斗以助盛舉是不知義也倡而繼之如出一口相與具材用召匠役將卜日興事而侯亦未之許也於是同知許君岳等贊之曰此民之情也咈之不可乃從之未幾朽爛者堅剝落者完甎石並用丹雘錯施郡中美觀於是爲最工訖侯暇日與僚佐賓客登而落之方君等以宜有記也具書來道侯之愛乎民與民之所以感乎上者其意甚備予固知侯者乃不辭而書之葢古之人固勤于政然居高明遠眺望所以游目騁懷者不之廢也後世譙樓亦古臺榭之制耳況更鼓刻漏以警乎民者在

是豈特爲郡中美觀而已常州自昔爲守義之邦上之人於工役之所當興者猶重勞乎民民感其意卒成其所當興者豈非使民也義而民易使也歟記之固宜工始於宏治九年某月某日訖於是年某月某日

義田記　　吳寛

自宋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蓋五百年於此未聞有倣而行之者彼力之不足者固不能行其可行者亦不能行焉竊歎夫仁心之在人未嘗或忘雖犬馬異類猶念之況人爲吾同類乎況人爲吾同所出者乎使於其饑寒死亡略不之恤則其心頑然不仁而亡之久矣是可以爲人乎夫其待乎同所出者如此況望其施

於同類之人乎又望其施於異類之犬馬乎然此心人固有之於其饑寒死亡亦有能恤之者特出於耳目之所見聞發於心思之所感觸施於此或不及於彼施於前或不及於後未有置爲贍族之具立爲常行之法期其子孫世守如所爲義田者此則范氏獨能行之其制美而周其惠久而厚其心之仁常存而可行信乎能倣而行之者豈非賢於一世之人哉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常之宜興人也族舊且大自公之祖父嘗顯於仕而世治田業不絕公少時登甲科入翰林已受敎于其先

隱府君有意于義田之舉矣及公居內閣位三公而天下爲已任旦夕裁決庶務鞠躬盡瘁以副天子倚任之意無暇顧其家盎至

是祿賜益厚終不欲私以自奉也一日其弟時望自宜興至公曰義田其成矣乃相與議之議成俾其叔子元相專理其事既又慮他日之或廢也特奏請於朝下其事於郡縣有不如規約者得官法治之所以維持之者甚至元相既謹奉教則復使人來請以文載之惟范氏義田當時有錢公輔爲之紀叙事有法後世猶相傳誦寬何人而敢與此固辭不獲乃爲强書之夫田養生之具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惟其可以養生而爲利也人故爭之雖以成周之世虞芮之君不能免此況後世之薄乎蓋其弊皆起於自私爲國者既不井授於是兼併之俗日成親睦之風日息彼疆此界校及寸尺苟不奪於人則已賢矣安望推其所有及於族人不論其

親疏不量乎久近自其身以至其子孫槩使其獲濟而無饑寒死亡之憂不尤賢乎夫義之事仁之所寓也仁義之道非夫人不能行也元相在子弟中其才旣足以理此其亦謹其收斂均其散給以無負祖父之美意嗣而掌之者皆得其人雖至百世可也義田若干畝其規約有錄此不復著

來烏堂記

王俱

予友卞益之卒且葬矣其弟訓請余記所謂來烏堂者卞氏家郡城南環所居木以萬計蒼蔚蓊鬱蔽虧日月羣烏遶棲距其居東行百餘步曰橫溪卞氏先隴在焉自益之曾大父子貞卜葬於此考季深卽塋域建時享堂歲久且圮天順己卯益之改作之以十

二月甲子落成是夕羣烏悉飛集塚上驅之不去連三日夜然後歸故巢客見而異之曰是益之之孝所感也因以來烏名堂益之性至孝少失母邵哀毀骨立事繼母許如所生父嘗遇劇疾籲天祈以身代割股肉和糜以進疾遂愈益之未死時鄉里故稱卞孝子云予聞按史籍古之人稱孝子者顏烏親沒未葬行泣道間羣烏銜土成墳烏口皆傷陳文竭親死廬墓側哭泣聲不忍聞烏口嘐嘐若助其哀奠獻畢烏亦為之不啄益之之孝無愧二子雖欲烏之不來不可得也嗟乎烏之來益之固自以為適然耳名其堂而張之以文非益之意也然烏知彼二子者在當時不自以為適然也哉語曰愛其人者及其屋上之烏予與益之交甚篤而訓則

予兄子壻也悼其兄請之尤懇予於是乎書

靖江縣造縣歲月記　　張汝華

楊子江中有地曰馬駄沙蓋江源萬里數道之水一滙而注於海至是海近潮勢蕩蕩江闊數倍水歧而復合中積成沙洲適居水之中央東西可五十里南北可二十里居民版籍五十有五歲徵糧斛二萬五千碩舊隷常之江陰成化辛卯巡撫大臣以周圍風波不時居民往來舟楫阽危奏准開設靖江縣于沙之東土城除授縣學正佐等官汝華于是年十一月廿八日來任維時土城內皆參隴高低溝洲衡縮只有耕氓草屋四五區而已姑即氓屋視事相地絜基召匠估計惟闢草厰于城之北隅移居之以便督役

越明年壬辰春二月十八日甲寅梓工戒始五月廿四日庚申竪縣堂秋七月十七日壬子竪學宮又明年癸巳夏四月十九日己卯竪察院總捕秋八月三日壬戌竪城隍神廟冬十一月二十日丁未竪公館及迎恩亭倉厫十二月初六日壬戌營各壇又再明年甲午仲冬始行文廟釋奠禮及壇祀三月廿七日壬子竪各齋房及存恤院至冬十月十三日辛未濬河修城十一月廿一日癸酉厥功告成計房屋大小二百八十一間二十四厦池一口井五口板橋八所內外牆垣九百七十丈本府先後給發到料價及油漆䌽繪粧塑等價其白金五千三百七十一兩二錢九分三釐一毫放支工價食米六百一十二石六斗七升四合其官物出納之

際天地鬼神臨之若夫事之克成則有賴於上官之嚴督與下諸執事之効勞也方經營之初不料未至有松木大而長者二株短方者二十七株風潮逐於沙之南岸得之以資乎始及事之將完大材有闕復有大木一十七株飄集於沙之北岸資之以成其終此又天之所以默相其成以福我邑之民第以碑石未立恐遂遺忘爾書其槩揭於楣間以志歲月其或營建未備及有頹壞者則有望於後之賢人君子隨時增飭而修葺之以期勝於今日

重修季子廟記　李東陽

常州季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白公昂嘗讀書其間慨其敝陋謂居守道徒曰吾他日必修之公舉天順丁丑進

士歷宦兩京不暇葺治每詢諸子弟及鄉之人聞其益敝恆慨然於懷越四十餘年爲宏治戊午始以屬諸巡按御史石君祿石曰此有司祀典所載第公賦方殷未易旁及乃會諸官得贏財若干以付知府連君盛暨武進知縣邱泰簡材治籍庀物督工撤其舊構而重新之堂廡庭戺以次繼作屹然爲隆煥然爲華象設昭布禮器具列同視昔之頽垣敗宇者異矣按吳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縣東北七十里暨陽鄉有季子廟後其地屬於江陰孔子所書石刻在焉唐玄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時潤州刺史蕭定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彥邃傳刻之國朝洪武間始建茲廟其後知府莫愚知縣朱恕修之又摹舊刻置於庭側自季子沒二千餘年廟

幾興廢幾遷徙而其名號風節固未泯也夫稱季子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千乘動其心聘魯觀樂而知列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其政見其臣而知其所可與者其明睿通博出於人遠甚故以孔子之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人之賢宜不得此議季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義疑其讓國之過爲賢者累殆亦有說焉然春秋所書其隱然者也禮之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然者既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據而信之奚可哉夫讓德之美也苟知讓之爲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紊越人相視之患於羣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恥茲廟之祀固廉貪立懦之端其於世教不爲無助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況私淑景仰出乎其地者哉白公壯

而用世老而完名慕古力學益其素志而御史之令郡守縣令之積於好德審尚之義亦有合焉茲廟之修若有待於今日不可以不識也東陽楚人雖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義因紀成事告諸來者俾時修之且為楚歌以祀神其辭曰

朝弭節兮江東嶭搴芳兮水中遲公子兮不來鬱余懷兮忡忡蘭堂兮桂宮禋祠兮數重公子兮歸來樂予心兮融融吳之國兮姬之宗紛伯仲兮讓侯封彼美兮公子纘太伯兮遺風時震撼兮春撞鬬雄雌兮競衡從屹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淙渺千乘兮一毫亦何心兮鼎鐘生好古兮若渴匪斯人兮曷從神之居兮俗厖神之錫兮年豐願千秋兮百世永報祀兮無終窮

重恩堂記

李東陽

武進殷君重甫既以嚴州通守致政歸時已有台州貳守之命重甫雖不復赴官而已進秩階當爲奉議大夫乃具五品服望闕謝今天子登極詔以理致仕者進階一級重甫不敢當而郡守縣令皆來致命於是其秩又增階當爲朝列大夫復具四品服望闕謝退而告諸家祠名其所居之堂曰重恩彰上賜也初重甫以郡學生累試京闈始得一第又累試禮部竟不偶謁選天曹甫得一命張御史恕旌其賢以未滿一考不獲封其世鄧御史璋以羊酒勞之然重甫不樂奔走居恆鬱鬱乞歸於部使狀六七上陳御史銓苛留之又更一御史弗悉其行乃得告以去不一年而恩命累下

論者葢益榮之於戲遷秩之恩朝廷所以最功績也未三考而沾不可謂之不蚤進階之恩朝廷所以獎恬退也既再命而預不可謂之不厚而重甫乃竝得之說者歸之虧盈消長之間似也然亦有道焉重甫之在官也清愼自律至以家食繼官廩惴惴乎惟人尤官謗是懼其歸田也持志遠利非公事禮際不及於郡縣之庭愈久而不自失焉滄浪有濯纓之理桃李有成蹊之勢雖欲強之有不可得而強者今日之命非重甫之宜而誰宜乎抑重甫有弟一人子三人堂構之承繼田畝之疆畎先義官公之業方隆而未艾使其居官就職雖榮且貴然有民社之憂而無天倫之樂校其得失豈不大相遠哉吾於今日之事見之矣重甫之大母與吾大

母爲兄弟而重甫吾兄也湖南之行嘗過其舊宅獲拜其先公時斯堂尚未建忽忽三十六年吾年已踰六十而重甫長三歲茲喜其宦成身退而名益榮因記其事寓而書其堂之壁時正德丁卯閏正月八日也

甯山新阡記

李東陽

無錫東南一舍許爲甯山新阡左塘莊右沈瀆有水環其四周其土脈蜿蜒自西北來數里而茲山出焉蓋鄒氏修靜處士兄弟負土而成爲之嘉名以葬其親者也越五十餘年墓之後手所植松可二十畝大者四五圍鬱然而成林宏治甲子修靜之子智卿自制塋域以爲壽藏未成而沒其子益暨其諸弟旦尚甫朝夕嘗構

以成父志於是封之穹然而高築之確然而堅中爲饗祭之堂其
崇踰二丈翼之以碑表之亭稍孫而卑其他若止宿之室庖湢之
所重門繚垣各稱其度而亦無苟焉者役以日計者萬費以緡計
者千舉事備物既成而後葬故謂之新阡云爾昔謝安石築土金
陵以象東山是以舊名繫新地司空圖謂其所居曰休休谷是以
舊地易新名其事雖殊而義各有攸在也山以甯名者葢取諸存
順沒甯之義非獨以自甯其身又將以甯其親而定省告面之義
亦於是乎在其地與名皆非因乎舊而爲之者也且山之始築若
屺然陟而瞻焉則念母養之在堂愛日之樂油然而生有惡可已
者山之既樹若岵然陟而瞻焉懷父之音容而不可復見終天之

痛蓋亦悠然而無窮焉感新懷舊存沒欣戚之間其有取於茲名者多矣按鄒氏居泰伯爲名鄉祖忠公爲望族四百年來世墓聯列多至不可數其間有宋元碑表者則名字可指識居人過客竦瞻而佇慕樵童牧豎不敢邇而窺焉其不然者邱隴夷爲原隰松栢變爲荆榛雖其子孫或不能識故其俗尙相傳襲苟不託諸文字則雖棺斂之華美封築之堅厚亦闃然若未始葬者然則茲阡之制不可以不記也智卿女弟之夫工部郎中錢世恩實敘其事以益請於予曰榮固知無足爲先生辱者顧智卿之始爲茲阡也亦既有志焉益之繼而成之也將以爲弗得茲文也猶弗繼也故爲之勤勤云爾予知世恩久且厚因重違其請而記之智卿諱懋

號拙隱篤倫嗜義嘗捐貲振饑授七品冠服非其好也葬之又明年為正德丙寅四月望日記

端友齋記　　李東陽

錫山盛舜臣氏性好硯尤喜端石嘗得於從父都憲公又購諸好事者凡四乃求名工斵為鐘鼎瓢瓶之形請予及諸學士為銘意不可狎視也構一齋以貯之名之曰端友齋而重請記於予予曰何義也舜臣曰虞聞硯者昔人所謂四友之一也而端者義之正也虞將與之處而比德焉者也予笑曰有是哉若是則器可以友視而地可以名取也曰人必有所用食飲居起百凡之用皆器也德性之所資氣習之所賴以成有不可以朝夕離者然則雖友之

云可也古之人弓劍有銘盤盂有書席必正坐割必正食佩琮以象方中矩以爲步固也以至於泉盜者不飲蒿邪者不食木惡者不息几曲者必斬被不正者必却惡其名而實則避之安所往而不用其極哉虞少也癖頗事於辭翰藻繪之間宜不得不資於所謂四友者其三蓋日代月易不能久與之俱久要而不忘者莫如硯而硯之出於端者名莫加焉虞之有取乎茲友者非獨其器且以名故也予曰然則名爲硯而又假諸四者之形何居曰硯者吾用之所切而用不止是故假諸有用者而爲形鐘鼎者吾之所不能有也黼與黻者吾之所未始與見焉者也而取之取其形而歸之吾名則凡器之有用者皆友也皆友之端者也使吾友祿鐘銘

鼎彝繖𦈥於廟廊之上用而不失乎正而吾以藝與名託之不亦有終乎予曰天下之友端而可取者亦多矣子不往資焉而顧假諸物誠知非賤人而貴物亦好奇之過也曰虞益慮夫天下之人高者不我就卑者不我益疏者不可親而親者或流於狎也故不得已而取焉若以奇爲虞好固不可得而辭也予謂其言辯而理旣不可屈且不能無取焉姑記其事使刻諸齋壁於所謂友者勵其端以考乎其終若覩者謂予爲駁雜無實以成其不中之戲則吾亦過矣

常州府重修新城記　李東陽

常州府古毘陵郡爲南都肘腋吳越喉襟地最要且自晉太康初

已有城唐天祐間增置外郭歷代以降修廢不常我太祖高皇帝下江南命中山侯湯公和以重兵鎮之始於郭內改築今城周十里有奇既久爲霖潦所壞成化間知府孫侯仁修之輒復壞掌故之令視爲虛文正德辛未冬渤海李侯嵩來知府事首議修築時北方羣盜出沒畿省間城郭不豫者多罹其害江南遠在數千里外咸謂侯爲過計侯曰城固當修修必豫雖勞吾民亦佚道也吾與樂成耳乃白於巡撫都御史王君縝巡按御史原君軒淸戎御史何君沾巡捕御史楊君鳳皆以爲宜侯亟令於衆第產賦金量力授役刻日定籍丈度尺計分工而並作聽政之暇躬涖其勤惰而懲勸之補闕爲完益庳爲崇飾舊爲新垣墉堅厚廉角峻整樓

櫓屏闉闍深壯麗而又滌隍浚池架梁成途凡爲城之事罔不備具越三月而告畢居者櫛比行者輻湊萬目改視千夫増氣吏慶於官士頌於庠民歌於野皆幸其功之成而猶或以爲無大損益者居無何北盜爲王師所迫舍騎入舟上溯江漢乘流而下越鎭江踰孟瀆急攻江陰東南之民安於富庶不習兵革流言夜警危不自保侯以完城付寮屬暨戎衞曰是足以守吾任其戰躬帥吏士民兵拒於江謀畫内定勇敢外倡厚爲募賞而嚴其不用命賊方貪利肆志藐如無人不虞其遽出也我兵恃城爲不倚守爲命無不一當百禽其醜若干人賊引而退月餘再至將殊死戰鬬侯復出竟不敢逼西奔於狼山會提督軍務都御史陸君完移兵江

南以舟師蹙而殲之事遂大定向之戰者始相率而語曰我侯之力斯城之功也蓋常之屬邑有五而江陰當盜之衝其去郡治不啻百里使當是時城不固則守不敢出出必不能展布心力以收成功今一城修而合境無事旁至吳越諸郡皆安堵貼席獲免於驚擾之患是其所繫豈細故哉天下之事恆壞於因循而成於豫備使爲郡縣者皆能先事而慮貞固而幹乘高據深被堅執銳固守而力禦則保障之利天下共之彼蕞爾之冠猝然之變豈至燎原而焚石則斯役也雖無所試吾因將與之況其明效顯驗焯焯如此哉且民保於城城保於德苟恃陋而不修城曷恃城而不修政春秋皆譏之李侯之修蓋有不徒然者常之大夫士僉謂其不

可無所紀述以示來世台州府同知武進殷君鎡予中表之戚也以侯予禮部所舉士寓書於工部郎中無錫顧君可學上京師湖廣布政司參議江陰夏君從壽亦予所舉道其事尤詳因爲文及詩寓而歸之俾刻焉侯歷監察御史有聲其爲郡治績茂著比以禦賊功加祿三品佐斯役者爲同知羅瑋通判陳碧溫應璧謝恩道推官栗登故并書之而諸執役出力之名氏則列之碑陰其詩曰

有城巖巖有池潭潭大江之南繚之隆隆浚之溶溶郡侯之功侯之始謀有廢必修其民咻咻侯心不移謂所宜爲曰匪吾私澤流令行既經既營不日其成人蕃物華中孳以牙於江之涯兵强勢

蕞賊徒既犇我城固存內安外攘乃治之常㓗此一方維城峨峨壯我山河侯功不磨

水塔口先賢須昌侯祠記　　商輅

聖門七十子多生于魯而亦有遊學于魯者而家語史記所載有詳有略如子游吳人也賢爲十哲而禮殿圖序之最後吾家先世有須昌鄉平二侯家語云鄉平侯字子季史記僅列其名而禮殿圖則序之原子思之後曾子與之前其賢不在十哲下矣吾祖須昌侯字子木家語史記俱云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盖得五丈夫子焉又嘗爲梁叔魚筮得子而蜀志又云公蜀人生于瞿上故名某或長而遊學東魯因占籍焉鄉平子孫無所考至宋

南渡而後昌子孫徙居淮安間有散處雲陽晉陵二邑者雖支分派遠繫之以姓勿別也爕公車過中吳訪同系于武進孟瀆之水塔口因謁家廟且索其譜牒閱之譜爲元翰學德符公所撰德符公名琦至正間鄉試領解額以殿試第三人入中秘於時元運衰即致仕歸里爰建家廟以表先德焉逮我皇明定鼎以來表章理學崇祀先賢爕以非才忝賜甲第入殿閣覩吾祖之親侍杏壇升堂入室者雖肖其萬一而入廟思敬則晉陵雲陽之與淮安不以道里異也延見水塔口之子弟讀書務本孝友雍睦十里之內儼然有鄒魯風爲之色喜謂同系之中當必有立身制行厚自愛以光大世緒仰承先哲者夫吾祖之後裔與先賢梁叔魚後人同處

一邑與言子游之里閭雲山相望其與吾祖之在昌平曲阜間又何以異則吾道之南也豈獨程門立雪之子弟哉成化丁亥仲秋
湻安裔孫輅百拜記

遊張公洞記　都穆

戊午從潘氏早食欲爲張公洞之遊舟遂經東溪風逆甚四十里至湖㳇鎮微雨予興不可遏乘肩輿冒雨東南行羣山在目蒼翠可挹五里避雨天申宮舊名洞靈觀嘗有後唐明宗題標及宋韓熙載撰碑今皆不存而殿宇亦已傾圮所存惟三星石門而已須臾雨霽道士隨予南行至孟山舍輿而登路多草莽約半里抵張公洞詢道士洞之得名云唐仙人張果老得道之所予嘗覽周處

風土記爲漢張道陵修仙於此而郭景純亦稱陽羨有張公洞則知名洞始於道陵不以果也洞面西北其周五里餘有石相距丈許上一石橫亙宛若門閾俯身從石級南下數十步上皆飛巖峭壁嵌空邃深駭人心目莫敢端視予足弱附石小憩盤旋而下又數百步洞益空豁石壁三面儼如堂宇其通明處方可四丈謂之天窗雜樹蒙翳天光下垂傳爲赤烏中震霆所劈上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有痕歸必浣滌亦甚異也中一臺崇三丈面可坐百人宋縣令趙伯滔築以息遊者坐飲久之俯瞰冥窅足不能措命童子秉炬前後扶攜而下臺南石刻張公福地四字道書謂天下福

地七十有二此其五十八也臺之下怪石紛錯欹而倚者銳而出者卻而後者顛而欲仆者拔而起者橫理者端莊而拱者偃者夷者將斷而復續者與石乳皆蒼綠一色傅染不逮又有如筍之植如鳳之翥如獸之怒而走饑而噬蓋洞之妙至此咸萃而遊者亦多止是洞西壁斜裂下多亂石其東一穴類洞而小人不敢入正南壁下其深黑處云可通後洞出洞半里東折觀後洞門石頗隘予疲極不能入又東南數百步至會仙巖孤峯側立數仞橫理若鑿道士言昔有人見一叟倚石遯形而入因以名巖其空洞有泉出焉自右而趨潺潺有聲極可聽一斷碑橫臥草際乃元延祐四年重修會仙亭記與客共酌巖下日已迫暮聞多虎不可久留遂

返

東邱會老堂記　　　　王鏊

凡歸於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湮鬱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而遠於鬪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爲希闊之舉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己巳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邱茂林深池廣陂可以游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邵君用之始經營之面邱作堂堂之後有樓樓之西有閣以爲燕饗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叙爵尙年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尙儉也爵行無算而不過醉

尙敬也主不勸賓不辭尙眞率也獻酬既備弈者釣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歎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而康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故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夫尊讓絜敬而接鄉人於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遊之樂而已予故爲之記十一人者前九江推官萬盛黃州府經歷何釗平樂知府李廷芳湖廣布政司參議翁信工部侍郎沈暉宜春知縣楊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使李雲山東按察司副使邵賢歸州知州胡璉撫州知府胡孝咸繪像於壁使後之人得企而

贍焉

保義堂記

王鏊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置義田於陽羨之郊以贍徐宗祭有祠學有塾喪葬婚嫁有卹公喟然言曰於乎遠哉惟于宗日滋勢日以遐末之克合唯先府君實始有慕於范文正公不肖孤奉以周旋四十餘年遭際聖明致位臺閣遂躋登茲惟皇恩之隆先志之懿何敢忘焉然吾聞難合而易離者人難成而易敗者事吾創之吾安能保之後之人不有隳吾約者乎於是言於上關約部曹籍數郡邑使郡無敢侵族無敢訟主者無吝出分者無過取曰庶保吾義於無窮故名其堂曰保義命鏊記之

以示後公之慮則周矣遠矣然法者其以治愚乎不肖乎若公之後其必多賢乎而何待於法哉其亦告之以義焉耳夫田以義名豈獨贍其口體固將教之以義也今夫世之人自一命之爵百金之產則必欲其子孫世守之曰前人之所也至於義不思所以保之保之何如亦唯心公之心焉耳公之心吾能言之文正之言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無親疎也公之心文正之心乎使傳之一世二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十世百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如是雖傳至無窮其可乎而安有親與疎親疎且無侵與訟安從生是足以保茲義於無窮矣公曰然遂刻之壁示後昆其有勸也

遊散墩湖山記

柴奇

江陰地濱大江東北去縣治三十里內多大山遠近蜿蜒其田亦隨之高下間以土墩十八所唯散墩爲勝可遊嘗欲一登覽而未能正德巳巳重陽前一日始與陳秋江造焉墩居湖水中水可百餘畝水之南環以松岡岡下有隄續以小橋百步餘抵墩前墩上有僧寺周迴松竹茂鬱悉蔽殿宇每微風初起湖水演漾墩與寺若浮動者斯亦奇觀也巳墩下篁竹一小徑透迤達寺門榆木數株藤蘿交翠寺有殿二規制樸陋一老僧年可七十捧茶款客曰年少講學於方丈中正殿肖大士像前懸儷語云水底泥牛耕白日雲中木馬驟清風葢梵語也從左廡遶墩後長松六株亭亭若

蓋間以修竹竹間有檀樹春初採其葉煮茶石徑折入草莽間深不可步命一童子持杖前撃始可進出墩後得一洞頗幽疊石而成洞門隘甚予輩傴僂而入既入始高敞中几七室愈進愈深涼氣襲人衆謂洞且深入少至者遂止既出問之老僧云墩爲吳王第八子葬地此蓋其隧道戶向西北取定山爲案耳自墩後至西一斷碑臥頹垣下予甚喜以爲讀之可以證老僧之言至則苔紋交錯字皆磨滅不可見惘然若失復入僧室啜一茶別老僧及四年少者已而夕陽在樹歸鳥投枝湖水悠悠林靄藹若既返酌於秋江閣亭上遂記之

道南書院記

邵寶

道南書院曷爲而建也爲祠宋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劍人也常曷爲祠之公學於程門還自伊洛至常而留焉謂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周三公又與有故故周旋延陵句吳之間與諸生講道者十有八年其風流在士林功化在後學者博且宏矣是以沒而祠之比諸鄉先生越紹熙初郡始立祠紹定淳祐間繼祠益嚴至勝國時乃有龜山書院之創而其圮也久矣國朝成化初嘗起廢焉而公像寓二賢祠者如故前郡守宜賓王侯欲改圖未果今郡守前監察御史瓊臺陳侯實乃卜吉而別建之中祠公二周旣仍侑坐今又益以道鄉而下七公禮也其謂道南何侯之志也侯之志也何以昔程伯子於公之行目送而歎焉曰吾道

南矣則斯人之所在實斯道之所在也斯道之所在則地因以重
有固然者侯謂夫祠名以人不若直指其道表章標榜深切著明
有以新學者之觀瞻而興其嚮往之心是之取爾然則於前乎曷
徵聖道絶塞自孟子沒至於有宋千有餘年矣南安之會程子得
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啟之源天地間一大
機會也伊洛之遊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因之大成此斯文
再傳之委天地間又一大機會也是二機會者人邪天邪其然也
孰能與之是故君子謹諸南安有書院焉名之曰道源爲周程志
也今是院也爲龜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矧道南云者實出
大儒之言今觀之於斯人斯地爲切侯之命名允矣祠有位奈何

乎列公南面中位道鄉先生鄒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坑
治先生周公伯溫秘書先生唐公彥思並爲皆公同門同志者也
外此數公者則左右分列編修鄒公德久中丞喻公子才皆公門
人也文簡尤公延之肅簡李公元德忠文蔣公良貴皆一再傳而
私淑者也猶門人也至於龜巢謝公子蘭則聞風而興起焉者也
師友之分主賓之義於是乎辨斯禮也其起斯義也夫諸公於龜
山何如道鄉尚矣二周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程叔子嘗稱
之秘書推演師說爲當時重編修奏議炳炳能世家學中丞力主
正論爲時師表文簡立朝抗論老成典刑元德力解學禁辨忠爲
國忠文抑惡揚善進退有守龜巢崇正闢邪扶植名教事載國史

郡志皆無愧于龜山者也祠以道宗配以道合斯名也其稱斯實也夫然則侯之望于學者如斯而已乎夫道一而已學有科級觀聖道自孟子始昌黎有是言矣接孟之絕學者程子也道南之歎旣屬龜山覲程子者不當自茲始乎由是以希程由程以遡乎孟希聖希天亦將於是乎在此侯之志也侯之志誰與協者上則前巡撫右都御史今南京工部尙書蒼梧吳公今巡撫右都御史蔡和陳公巡按監察御史高安朱君提學監察御史光山盧君中則郡佐羅侯洪載王侯嶽羅侯述柴侯希高劉侯體觀下則邑令黃澗與其丞簿及郡邑諸博士皆侯志也郡之諸君子贊焉而給事毛君憲參互尙論之功多矣其始曷日嘉靖乙酉七月丙子其訖

曷日明年丙戌某日甲子其地焉在在朝京門內若干步所謂舊驛基者先以與民繼以其直贖之其制矣若前爲門爲儀門各四楹中爲堂六楹後寢如之左右兩廡各四如其門之數最後爲樓六楹其下可以藏修焉其上可以登眺焉扁曰望闕以無絕其委其東有池爲亭以臨之可以遊息焉扁曰思洛以無忘其源繚以周垣爽塏寬廠崇偉觀深清廟之下此其亞歟徒祠無祀可乎徒祠而無祀是將屬老子之宮也雖然私祀可公祀不可公祀何爲而不可也公祀在於龜山既列諸廟庭從祀矣諸賢者皆鄉賢也亦有祀於祠矣再舉則瀆是以公祀不可也私祀何爲而可也以義起禮擬諸釋菜郡守主之歲春秋二舉取諸田租以供田二百

畝租若干石祭之餘以充修理之用不別科率何爲其不可也其費曷出出某項爲白金若干兩基與搆居什之六田什之四是皆有司存不足記其記維何記斯文之機會非人力所能者爲天下學者告也記師友之淵源與侯之志爲郡後進告也記侯有道教思無窮德遠功深欲俾百世勿壞爲政人繼侯者告也屬記者誰郡諸君子自太僕寺丞白君晟以下凡若干人執筆書者誰南京禮部尙書詔許有疾調理後學邵寶亦郡人也

觀水軒記　邵寶

觀水軒者二泉邵子所乘舟也邵子既得請歸每出則與客泛之客謂邵子曰子所謂觀觀淺深以涉乎觀順逆以濟乎觀淸濁以

濯乎三者何居邵子曰此皆觀以人者非大觀也夫大觀以天觀以天者必於水之逝也之瀾也之渙也而後可以見道也故逝可以觀體瀾可以觀本渙可以觀文天下之大觀不在是歟客曰涉也濟也濯也謂之人可也若夫淺深順逆清濁非天其孰為之而謂之人乎邵子曰天人同道而異用者也故涉之於淺深濟之於順逆濯之於清濁有心則人無心則天夫唯天也則體之在逝也本之在瀾也文之在渙也斯不為徒觀也而天下之大體畢矣客曰夫觀則旣聞命矣然軒者車之類也昔人蓋有以命夫室者舟而室名其說安在邵子曰盈天地間皆道也人唯無見苟有見矣則凡目之所接安往非逝也瀾也渙也乎身之所處安往非涉也

濟也濯也乎由是觀之吾在吾舟猶在吾室也不然何足以爲大觀哉客唯唯而退邵子遂筆之舟中以待再問者

海天亭記　邵寶

亭於惠山之麓曷爲以海天名山有泉發自巖竇滙而爲池七池相注東入於溪北東百里入於江又東百餘里入於海海泉之所歸也吾嘗觀泉於池徘徊鑑影濯吾纓而樂之因思其所歸焉登高而東北望曰海其在是吾泉至是極乎望而不見則仰天以歎嘯咏而歸山之麓於是乎亭亭成之明日予與客登之語之以其故復顧而歌之歌曰茲山兮我泉始流兮涓涓東行兮何極指滄海兮爲淵逝晝夜兮不舍又焉知兮歲年吾窮源兮思委方在此

兮忽彼望夫海兮未見見雲天兮與門天冥冥兮雲深深登茲亭兮勞我心咨有和者曰泉流兮山中日流兮日東彼東海兮伊邇吾舍此兮焉從源之委兮胡復宗子不聞兮古人曰有本兮如是孰進之見兮未見其止海際天兮天有光遠在彼兮近吾汪知予者謂予之有望不知予者謂予爲荒海滙然兮天一方予聞而使反之飲泉而退

懷李樓記　　邵寶

常郡守渤海李侯嵩既去之三年今守宜賓王侯教以南京刑部郎中來涖焉於是郡之城修建者六年矣侯與其寮盩厔范侯澤徐干胡侯守青城王侯鈞登而觀之曰壯哉城李君之功也既而

見其壞者而修之而知其難也則又歎曰是未及其十一其難且爾況創焉成焉者哉李君之功於是爲大矣既而聞李侯以城故得謗而去則又慨然曰功未酬而謗興誰歟尸者于是重爲公論惜之謂西門爲侯所去遂也乃即其門之樓大書以榜之曰懷李若將代邦人君子言之者而屬某爲記且託言於徐訓導淮中之以郡諸生陸翰陳表再而益勤爲乎是固吾意也昔者城成吾嘗爲李侯記之謂是之功不難於經畫督率而惟任怨爲難然方其任怨而從事也亦惟勞民是懼固不虞有謗之者及其受謗而去位也亦惟失民是戚亦不圖有懷之者夫懷與謗非異人出危警而遂忘近感而久定恒物之情固其然乎非良後政誰其知之而

誰敢昌言之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吾侯可謂能處其讓矣若同時焉不有濟乎世有指議前政而自矜其伐者聞侯之風可以赧然矣予病餘荒於文既謝不敏乃代民作歌爲侯誦之歌曰昔侯城兮勞心民有怨兮侯則任城既成兮侯去晉陵固兮江深今侯來兮思昔榜高樓兮翼翼民有心兮侯知望周行兮何極今之侯兮非昔侯觀民風兮紀春秋思昔侯兮不見見今侯兮在樓屼其城兮吾何憂

修泰伯廟記　邵寶

吾郡貳守范侯以提學憲臺檄來涖我修學也實於吾邑戾止者兩月嘗道泰伯廟下入而謁焉見其蕪圮已甚而歎謂從吏曰此

至德之聖也國有祀焉而廟乃如此乎或曰鄉者祀於斯歲時朔望若吏初至謁皆於斯廟亦嘗飭矣自新廟於梅村之墓祀移而謁遂廢廟之蕪圮固宜其然侯曰若是哉民之迂且固也昔泰伯之讓國而東也實始闢是土人之克即禮義非泰伯其誰啟之墓之廟也以存故也而祀仍於邑習我吏民於敬夫豈不可而必梅村之之也學宮之修賢祀與焉有聖人之廟蕪圮而若罔聞知可乎或曰近一二歲以祀之非時亦既於斯從事矣廟將有修者侯曰政於義非安圖之非可一日緩也矧惟至德之聖邦人具依嚮其忍非修修之此其時乎抑吾斯舉所謂爲之兆者甯亟圖之猶有繼焉與其族也言訖遂以成畫授二耆民庀物鳩功而責成於

署邑事者明日侯訪某于二泉精舍具語其故某起而揖曰侯之言是也某當爲侯書之是惟正德丁丑夏五月廿有二日至秋七月既望告成乃書侯名澤字汝霖陝西盩厔人署邑事者縣丞高唐雲升戶部左侍郎邵某記

無錫修縣治記　邵寶

無錫古望縣也嘗爲州今爲畿縣治居縣西偏高爽整嚴稱其爲望自有縣以來徵諸志凡幾修矣乃宏治丁巳進賢姜侯文魁以進士來知縣事師古循吏施於有政越明年戊午侯以政暇觀於治考敝議修曰聽事有堂既修於前人無庸予力惟堂左右有房前有儀門門之側有獄敝而宜修者三爰謀諸僚延問於師生至

於民者皆曰惟侯所爲侯上其事于府于巡撫于巡按旣得請于
是節經發羨勸義于富量費計工擇日興事先門次房次獄拓地
而廣之房加靚深門加軒宏旣各就緒復因餘力濬二井于門屋
而覆之以待役且訟者終事於戒石申明旌善三亭其未宜修者
仍之始于已未某月再以農輟迄今年秋乃大告成時寶有江西
之命便道謁侯相與遵觀之侯指戒石曰訓銘于斯及房曰吏于
斯及獄曰囚于斯及門曰出入于斯斯吾修之寶曰然出入于斯
者是惟民瞻其儀不可不肅也囚于斯者是惟民命其繫不可不
愼也吏于斯者是惟民計其防不可不密也訓銘于斯者是惟民
明畏其顧諟不可不敬也敬民以從訓銘不忽所御不虐所忘而

飾于所由君子觀厥修可以知政矣若夫井以濟明屋以廣蔭申
明以令旌善以風政之不可廢也而皆修之政其可知哉賓以是
賀侯侯遜弗居縣之人請書于碑乃作頌曰
天不遠民有戒斯石維石嶷嶷維亭翼翼我侯閱之靡朝靡夕左
右維史有邃其房有籍以載有牘以藏不愆不忘民之紀綱矧茲
庶獄或怙或眚漢令戒瘐周刑就屏求死於生敢弗重省斯井斯
屋非僑乘輿我飲我庇甘棠之餘樹聲我榜宣令我鐸我新斯亭
非自我作作非自我自我振之禁以吾斷撫以吾慈政吾汝令教
吾汝師朝躋於堂夕降於庭協恭於民惟史簿丞惟我斯所如新
我德惟盤銘是則其則維何自新民新刻碑於門頌者邦人

尙德書院祀李忠定公記　邵寶

慧於錫爲名山山之重在泉而幽邃如聽松菴者次之菴之左有茂林脩竹觀者謂爲一山之勝吾世塋邇其地舊矣宏治間購於僧而得焉時方考閱宋丞相李忠定公居錫之故而恨其未之祠也葢有意於斯者凡十餘年至是幸獲休退而始爲室於竹間以爲公祠間嘗登而四顧左右前後無非竹者乃顏其門曰尙德書院若謂竹有君子之德凡觀物者尙之云爾然豈徒以物爲哉思古之君子而不可見將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葢狂斐之志如此粤稽三代以來君子之在錫者以至德則泰伯之祠尙矣儒學如龜山諸賢亦故有祠於學凡我後進皆得拜而瞻之公自其祖

由邵武來居生長宦學於斯至以梁溪自號則固諸賢之儔也況嘗廬墓茲山義起之禮顧當後舉哉此吾堂之所以作也今夫祠擬諸祭菜則事合稱諸鄉先生則名正肖諸家廟舊本則像眞寶與子弟諸生歲時率以從事庶幾一陟降間如與君子周旋交懋厥修以階聖賢之域焉不知道有隆污而時有古今也抑亦自尙吾志而已矣公之學吾未知其所從受觀其父母葬銘皆出龜山當亦與聞程氏之道者故其建明經畫大抵篤君臣明夷夏達經權審進退以身任重而不自失焉其忠義激烈千載而下猶能使人興起史稱公有諸葛武侯之心而考亭朱子序其奏議至以天生弭亂許之即是而觀謂公古之君子其不然哉昔朱子以匡廬

臥龍菴之名取諸潭石遂緣其義爲畫武侯於堂君子謂其有異世之感若公於此精爽伊邇風聲所及學者有師授之匡廬盍爲感雖同而事則切矣乃若以竹輿思賓不敏於龍菴之說竊自附爲天下之君子當有能知吾過者是舉也吾甥華珉實任其勞始於正德庚午七夕成於中秋奉安於重九皆不愆其素莫畢小燕客賦淇澳而退

遂初堂記

邵寶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

求余記之技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溫所識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誠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

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超然堂記　邵寶

超然堂者二泉邵子之所作也邵子初爲許州許有尚書臺在臨

潁之野其規模風景邵子嘗聞諸故老而未之見也宏治甲寅一夕夢至焉其堂曰超然而吟松咏竹二齋列於左右逍遥容與久而後寤具以告客客記之以詩蓋至于今正德庚辰二十有八年矣于是邵子既辭尙書之召侍養之暇作點易之臺於惡山之麓精舍之傍既成而登恍然如夢中所見故爲堂於臺前榜之如夢或謂許之臺名尙書蓋以漢馬融氏嘗講經於是也故今臺焉乃適邵子之起爲是官也名若是協邪是之堂爾或曰不然邵子爲親而請告其起也當正德己卯庚辰之歲時上下方震疑撞擊而邵子獨優游泉石之間超然云者其在是乎邵子聞而謝焉爲之歌曰我昔夢兮超然倏冉冉兮卅年吾臺斯兮斯屋將假我兮韋

編若登邱兮望海何恢廓兮吾天又歌曰天高高兮萬物在下孰能靜觀兮精思何苦久矣吾衰兮吾過吾補孰夢非眞兮孰今非古二人者聞之若相謂曰邵子其超於夢矣邵子復起而謝焉遂書爲記

永慕堂記

陳獻章

余幼時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人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異於聖人也豈相懸絕若是耶弱冠求友於四方多識當世之士擇賢能者而師之其不可者而改之

內外輕重之間深之孟子之論其役志於功名其徇情於妻子欲其思慕夫親不以皓首而愧垂髫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於言也成化甲辰江陰李君瓛以侍御史被命清理軍伍於兩廣始過白沙進拜老母於堂予雅未識君之色而訝其愛之餘耳君之孝而訝其哀之餘意風木其心者恆怵惕於見人之親歟君曰然少留君坐語之以丱角所疑於孟子以壯而後信其言不予欺因與君論交焉他日再過白沙索書永慕堂扁予申以孟子之言曰人各有所慕仁者慕親義者慕君士慕學農慕稼穡百工慕能商賈慕貿遷無無慕者慕之至死而弗替乃至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明皆性之所發而爲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之永

慕是也夫孰得而奪之彼幼而慕壯而衰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遷於物是之謂情其性非知內外輕重之別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於親而忠於君古未之有也御史諫官也繩人以身者也名堂之義其以忠孝示天下乎君聞之悅命左右滌研乞書爲永慕堂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

書院用昭先生之蹟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嘗是時遂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跡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勸諸生則謂之何爰舉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大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不至傾圮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墟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

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啟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所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于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近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于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

可以無書

黃山二島小桃源記　方謙

正德辛未仲秋日謨督樵黃山之雞頭炎苦午日蘢蓊蔭爲少憩遂茫洋遊目遙見崖懸磴絕之境亟趨之手攀而下循丹習翠忽得石如城環數百尺峥嶸有巖阿曲有鑿溜滑難行傴僂入而蹯踐平石掃如也風檣雲鳥江上萬態煙火隔絕山囂縣突者了無影響使人心蕤意躍或爲盱或爲瞰或爲歌或爲濯嗽梨藕啜茗觀史十三翼移晷忘倦匪潮迫不返明日復來居之又明日來居之題曰二島蓋亦爲半面風濤也將明年種桃下石隙扶疎上落花遲遲點水春絲又題曰小桃源

荆南精舍記

陸深

江南佳山水宜興爲最宜興佳山水荆南爲最按古陽羨在宜興今入宜興之境槩稱曰陽羨凡涉宜興之谿槩稱曰荆南水澄山秀明潤映發表之以銅棺畜之以震澤魚稻之佳蒲葦竹箭之利喬松茂林之隱蔽習俗之儉勤人士之樸茂敦讓水旱之災鮮少鳴吠之警曠世不驚加之舟輿室居之堅緻以爲息游居起之適洞府之深怪瓌瑋泉石之幽閒供登眺臨賞之勝信絕境也今少保司徒大學士靳公别業在焉有田有廬若將爲明農佚老之計者公故潤人也潤有京峴北固之壑拔帶以大江之深長金焦之出塵亦既以効靈會粹鍾爲大賢碩輔舒乾坤之秘藏當台鼎之

柄任霈澤宇內爲茲山川重有如公者又奚羨彼爲哉公之言曰潤天下之要衝也獨形勝乎哉然潤之產常不足以養潤之人地狹故也以狹地當道衝則諸無常資而俗易壞是故潤自吾居之可也顧吾所以遺後者至薄而詔之以彝禮也至勤其將使後之人守宗祧於此而勤衣食於彼也故始作堂命曰和義志吾私也命深記之深退而歎曰仁乎哉公之垂範也不侈求不咈乎人情不以崇高爲專恃不凝滯於物而有化其稱名舉事不煩而推類廣勞而有稜久而不可渝秩然亭之闊然而無弊夫仁者之爲慮遠邇一也則公之相業從可識矣雖然觀河洛則思往聖瞻嵩華而考其降神於材賢陶漁耕稼之必有其地則山川之所賴亦

豈細故也哉昔蘇文忠公軾卜居陽羨至於今談者美之而陽羨因以益顯棨文忠未嘗來居志竟不遂且官止於庶僚動與皆會學止於文章功名之末猶將借以不朽而況於德業學術本之聖賢者哉況於子子孫孫克以永世者哉深不佞姑記其大者與日僚獲從公問學其閒亭館樓榭之美卉木之麗時物之變態或能賦之

芳洲書屋記　　陸深

今大參山東俞公正齋讀書之地在錫山之陽環水而羣芳集有勝槩焉故太師李文正公題曰芳洲書屋公既出此取中科鄉邦之人過而式焉地日益重而名日益有聞歸自南垣嘗讀禮於是

然未暇數數然也壬申之春旣起掌北垣瞻望日遠其弟震承公之志益䔍修葺架橋於上以通往來作堂其中以揭文正之篆額旣成而景物愈出矣楊柳之陰芙蓉之叢益以茂密林之鳥池之魚四時之花果蔬蔌協候而宣和者不失造化之妙加以修篁奔而扶疎怪石樹而崒嵂有日新焉南峙則文筆之聳秀北障則龍山之逶迤枕以故堞帶以梁溪令人瞻焉有忘歸之趣而况詩書之口猶在道義之樂具存者乎庚辰之秋公至自東藩謂其友陸深曰泰庵𢍁兹地今將老焉子爲我記夫林泉之操游息之居士大夫不可無而亦不可有者也三代而下井田封建之法廢士失所業故貧焉以仕仕因所之而功業見焉雖然得失者命也進退

者分也非我之所敢與也合則殉國不可則奉身去而無所託焉然後潔戀之計重而恬淡之節虧矣斯之謂不可無者士之正學久矣故鮮完才氣質者德性之累也勤逸者治亂之分也夫惟榮名焉是蹈而便安之懷則天下之務必有所略積略成弊積弊成壞若魏晉之叔季雖有一邱一壑之奇能獨饗乎斯之謂不可有者有無之閒君子之所必辨彼以形勝焉者末也公與保同舉於鄉文學該洽精敏強毅有天下之才典司諫議忠正和厚意存體國有天下之志禮闈校士公鑒愼密為內簾冠退而未嘗伐焉有天下之望方將陟為卿輔舉一世而勤勞之以副天下之望若是芳洲者固公之所不可無而亦豈宜遽為己有哉異日荷公之成

續朝野父安一夫皆獲然後幅巾杖藜從公兄弟以周旋於水芳野色之間深也不敏何將賦焉是爲記

薜荔園記

陸深

深讀太傅王公志震澤稱兩洞庭之勝往歲舉進士與今侍讀徐先生子容爲同年先生西洞庭人也太傅公之言曰西山之起甲科實自子容始夫山水之勝洩之乎人高賢之以聲光垂世也建遣經位心目之所及則山益高水益深景益清遠造化之巧所不能與者又託之乎人若徐氏之於洞庭洞庭之有薜荔園是也園之廣凡數畝地產薜荔因以名園云園之景凡十有三曰思樂堂曰石假山曰荷池曰水鑑樓曰風竹軒曰蕉石亭曰觀耕臺曰藝

薇洞曰柏屏曰留月峯曰通冷橋曰釣磯曰花源四時朝暮之變態無窮而高下離立足以當欣賞而遊高明可謂勝矣洞庭既勝而園又勝也使人樂焉若仙居世外煙霞之與徒而日月之爲客也君子有當世之志者疑於習宴安而略憂勤矣似乎有所不暇侍讀之言曰薜務之有作實自先太史公始太史公謀以娛靜菴府君之老也而未成成之者縉也是故堂曰思樂先公府君木主在焉一石一峯先世之藏也至於一泉一池一卉一木之微亦皆先人之志也每一過焉陟降迅掃之餘恍乎聲容之在目縉也何敢以爲樂願子爲我記之以示後之人深道矣輒望湖山思一到焉以考信於太傅公製作之奇遂拜思樂堂下與先生講通家之

禮往來通洽橋遍遊茲園以觀仁里之化未償夙心焉其何辭之能爲雖然深少側聞徐氏之世西山也種德修義自靜菴府君而上數十百年矣含宏潤澤至於太史公有述焉延和當秀乃大發之乎侍讀先生才高而學精雅負世望爲天子講讀之臣獻沃宏彰聲光方起將踵太傅公後冰輝玉映於西山之間以爲族望以爲鄉榮固有大於茲園者而茲園之成也可以觀繼志之孝焉可以見後樂之仁焉可以見裁成之道焉可以見垂裕之謨焉合是數美不可以不記

浩然亭記　毛憲

正德庚辰春正月侍御天台葉公按吾常謁忠義祠即池東隙地

將搆亭以待士大夫之瞻拜燕息者適侍御張公至自安成乃相與經始而郡守宜賓王公貫事事先是安成公督學政毀淫祠屬宜賓公市直購材建新祠於茲三年矣慎儲節用有餘貯焉出助工費再越月而亭成爲楹者三高丈六尺有奇深如之中敞旁通方塘前鑿修竹後林佳花異木雜植左右祠視昔益壯扁曰浩然請某宜行述辭弗獲因歎曰人於天地充塞而無間者浩然之氣也何若是其大歟天地有正氣焉而人得以生志與道義乃其本根生自集義充由直養而至大至剛固其體也故蘊之爲德行發之建功業顯之成忠節孝義橫翔捷出惟其所之不爲威怵不爲利動大雖天地不加焉而況塞之云乎經所謂志氣塞乎天地非

聖賢誰其能之慨自孟子始發其秘越千百年而文文山正氣有歌自齊太史而下代數其人未必皆同而其自負則偉矣時則有吾常姚陳諸賢忠憤激發爭先就義卒與文山匹休媲美豈非浩然之氣配道義塞天地而得孟氏之心學者乎遺芳襲人愈久愈光人心之天固常存也而諸君子仰前修撫往事祠未幾而亭繼之茲浩然之名所由立歟昔蘇少公記吳氏浩然堂文則美矣而堂乃一家私有名未稱情豈若斯亭表忠義寓景仰屹乎一郡偉觀而繫天下萬世綱常之重後之君子拜瞻燕息於斯感今懷古豈無浩然而興起者乎世治則潛德宏業爲良士時危則仗節徇義爲忠臣上嗣前賢充養之功下不負諸公表章之意則一亭之

作事雖微而風示之義甚大豈直崇偉觀專燕息而已葉公名忠所至彰善癉惡恤災救敝得觀風體張公名鰲山崇正道闢異端得督學體王公名教寬厚廉慎不激不撓得牧民體要皆能充是氣故能尚友先哲究心忠義如此同時若通判李君梅歐君宏德傅君朝推官張君曰韜知武進縣事徐君宦偕相厥成而始終督役則義民劉昂雲法得附書若建祠始末具二泉先生名筆茲弗贅

多稼亭記　　毛憲

毘臺虛菴陳公判毘陵之二年振頹舉廢慨瞻郡治北隅故有亭曰多稼圮甚以有繫民事也爰加繕治於是棟榱陶甓丹堊補敝

飾滌增高繚垣視昔益靚爽可觀東搆屋三楹爲亭之翼自乙酉夏抵秋訖工屬某記之乃爲檢舊志及諸先正之文而歎曰公誠有意於民哉初公至仙居甫涖撫字焦勞雖欲圖新未遑也既而宣灑導和政孚人悅歲載告成始克從事亭亦行遭乎公暇率諸賓僚時一登焉因以覽夫風雲之變態山川之物色土壤之爽曠阡陌之聯絡苗野秀而欣榮稼秋登而櫛比光景萬狀而心亦無窮矣俛仰陳跡豈翁獨樂乎哉古之君子固有因遊觀而發政偶覜望而興思無非事者而況亭名多稼則所以感天時重人力有不可緩情與物觸而憂亦隨之蓋民之休戚係乎稼而稼之豐歉存乎政徘徊斯亭公之心宜何如也當春日載陽景風徐來則思

吾民耕耨孔艱盡省征役以優農乎白露瀼瀼陰氣既肅則思吾民積穮惟勞盡剪鋤貪暴之妨稼者乎或天災流行疹蝗旱則思吾民顛連無告盡銷患而召和薄斂而厚恤乎故遊觀有道而惠澤敷矣憂樂以民而仁心達矣天時協和人力兼濟而禾稼豐民食足矣禮義可興教化可洽矣民以政安稼與政稱公之意如斯而已豈籍獨樂乎哉公造養深粹器度凝遠治尚簡易又規建道南書院以風後學論者謂公二事備教養之意云同時若少府西蜀羅君判府東魯王君羅君關中柴君推府江右劉君皆贊協厥成某亦事稼者方承公教且賀斯亭之遭也故書以告嗣政者焉

遊善權洞記　　方鵬

嘉靖丙戌秋八月予有張公洞之遊而善權之約猶負也明年丁亥始克償之乃十月甲子啟行明日乙丑登虎邱同遊者咸會又二日丁卯至毘陵張太守廷言留飲又三日庚午卯刻自玉帶橋升輿丹楓翠竹蒼松夾道恍若異境可四三里入所謂善權寺觀雷神倒書禹刑文襄遺像從寺後出或輿或徒歷抵乾洞水洞所謂龍佛獅象丹竈玉柱鹽堆米堆奇迹詭狀罔不周覽返而登舟同遊者樂甚以酒酌予曰公之賜也予曰不然諸君生逢盛時寓茲樂土無兵炎之警俯仰之累得以優游於衣冠樽俎之間者上之賜也予自結髮涉世遂罹塵網憂勞疾痛幾四十餘年忽忽乎

不知有生之樂茲得乞骸而歸徜徉容與於山水之間亦上之賜也其欣慼慶幸何如哉同遊者咸避席曰然具舟載酒追隨而至以太守之意爲北道主人者常州別駕劉君義與丞寇君也焚香瀹茗奔走事客且求記歲月者主僧冊文立也記者爲誰嬌亭方鵬也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唐順之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侯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爲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

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於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於常州侯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地吳侯讐國吳不宜祀侯侯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爲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眞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爲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爲嫌惟侯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爲漢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蜮之資必不爲侯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吳此眞所謂漢賊兩不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轉而指

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滅吳豈有所私讐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於姦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尚困於亂雄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侯非讐吳讐其爲亂賊於吳者也讐其爲亂賊於吳者所以深爲吳也侯本欲爲吳民𩏩賊而先𩏩於賊齎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爲亂賊於吳者倭夷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爲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未可以爲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

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
相傳所謂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為廟侯莫此地宜於是樹以
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倏忽若侯降止郡人來
觀莫不喜躍強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戟手若神甚之然則諸公
之為此舉非特以答侯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
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邵君惟中代守有嘉成績增之式廓
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
朅朅關侯惟萬人敵天禀義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殪匪
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為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隲
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淑天墮妖星島酋海宄宄逆再生競為長

蛇薦食我吳侯靈在焉能無怒乎夷刀如雪手攣不展渠魁倔强悉就烹臠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實徼侯福徼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巽隅古稱將壇若有待侯鬼兵踞蟠天陰髣髴長刀大旗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間生死幺麼小醜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踴躍歡喜競如赴敵强跳弱起譟鼓舞之侯有生氣

華氏義田記　唐順之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

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股肱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賄如津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厭膗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葢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

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旣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爲而宗法非上之人爲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旣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爲義田推其遠胄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棺瘞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疏人衆則推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棺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

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爲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爲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爲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重修宜興縣學記　唐順之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籩簋象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歈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歈擊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

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
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
仕不自以爲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僩廉直溫剛塞彊愿至於
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疏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則
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縵雜服之技
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澀之
習蓋其摩揉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
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
晝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利於蠹編之誦記而思慮微於
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爲是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

人情之所樂而況聲利之餤熏心炫目又襍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志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沁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

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汩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己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爲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爲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洌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銜大賈重裝之所不輳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

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願僭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任光祿竹溪記　　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

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荊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眞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

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于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鬭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君生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唐順之

石亭埠在郭南五里葢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顧山吳公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蜒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尊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露而萃衆文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為奇於是出之灌莽豺狐之窟而築之室以居因其泉甃而曲之以為沜間則與客即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為吉也即山居之旁而壙樹之以為生壙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嘗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綣然於

公之不可作也則爲之悽愴而悲懷順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遊也當其朝烟方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旣日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分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遞代而不厭於斯之時孰不以爲此樂未極而公則已憔憔然亟爲身後之圖培壠樹檟若恐後之以公之達葢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遊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葬者藏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之植猶存其有知而可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日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唫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

而游也有不忘乎其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此可與通乎幽明死生之故者道也故余爲此言以慰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哀於公者公諱仕字克學爲人剛直有廉隅博學而文少發解南畿舉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其爲副使也坐不能俯仰故早乞身焉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公晚而有二子騂騂其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齋徐公相交尤深以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交焉余寓陽羨時公數邀余飲於茲山之上而公之營墓嘗埋雞卵穀芽五色綿以驗其氣則余及見之葢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未果也及葬公之弟僑以新阡記爲請嗚呼不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焉其亦可以

復於公矣

重建陳渡橋碑記

唐順之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與金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於其上者踵相踐也橋故以石為之其始作與其既毀而易之以木皆不知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而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居者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屠人德山至遂慨然諗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眾皆曰然因請山為主而相與以貧富為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方共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而不

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於某甲子某月訖工於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爲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籺有錢可以易衣而常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玉吳君鎮之爲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杠欽而國僑致譏川梁墮而單公以刺然特謂夫長民者耳若所謂浮屠者與世漠然絕不相値者也山目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於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一橋之成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顧乃耽耽而居飽祿以嬉其於人之

疾疹阽苦則習瞀而莫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僅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爲而彼或爲之其亦可觀世也矣

重修常州府門記

張袞

禮諸侯臺門旅樹示等威也今之郡守秩正四品階中憲大夫視古諸侯封國受民降龍路車南面而聽治一也常州古稱延陵又曰毗陵曰晉陵自國朝定制定屬縣五環千里以爲治冠綏服舍之差在格令聽斷有堂出入有門句稽案牘有所屬司之請事羣吏之參謁入吾門望吾屏見吾軒握之嚴峻有不肅然而戒者乎則門者納善閑邪觀禮在焉政事之係也歲月既久風雨侵淫門

先諸守以壞棟撓梁腐簷瓦欲覆過者𡰝卼先是從政者累值歲因心計之而勢或未能勢可矣又懼謀己之居避時諱而不果三晉文麓郭君廷晃自監察御史來守是邦舉目有慨於中視郡事棼焉若綵置之而不言猶夫前也居數月歲稍入民稍和乃具言於巡撫都御史歐陽公巡按御史王君咸以爲可乃籍帑金二百兩有奇倉穀三十斛有奇屬之郡事楊丞甯受牒而賦事經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月告成門之欹者正危者安腐者易椽欒棨棁既隆既密既丹既堊而門之內爲廡爲架閣庫蟠廻結曲囑之簷簷然也郭君既喜與其僚唐君郝君裘君舉酒落之顧謂曰門既閎矣有楹既覺矣吾黨之中事之委會有未飭乎吏之奇袤因緣

詭故蔑棄王章之有未辨若乎閭里之間怨讟煩興殷憂之有未蒙乎諸僚莫不動色相戒官循其方業司其守便利除害拓邪積采職職而舉蔚乎其相扶如羣材聚而大構成也郭君之政也問嘗問記於予予惟鳥革翬飛君子攸躋見於詩民愛其上作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之見於班固之史夫修繕末事也筆其末而本者正焉庶政從而理焉民賴愛之善事也其道光也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考室而民肅以緝春秋邱明之志也其今日諸君之謂乎

新建啟聖祠記

呂柟

江陰學生黃儻持其師教諭熊氏清訓導汪氏栗趙氏儲之狀偕

禮幣謁余曰縣啟聖祠命下之時先尹劉體乾適陞進去今尹仁甫來繼厥職初謂茲役誼不可逭乃正月布令爰興丕作邑中義民凡十數輩樂趨召工未逮匝月祠用告成敢請信言勒諸他山之石曰憶昔有知嘗謂先聖暨顏曾思孟肇明斯文垂憲萬世山谷之僻鄙然之兒咸知誦習究其本源如叔梁曾晳諸賢鍾靈孕秀篤生聖哲祀典廢不載卽我夫子及四配其能恝然忽諸又顏曾思孟配食夫子父反卑居列位廡子如有靈坐寢震驚今際明主推聖賢心下議禮臣別建啟聖祠當文廟東偏內祀叔梁啟聖公配以四配之父下逮程朱其父亦與享焉然後聖賢之心於是爲快寔大典也故茲役舉上可以使爲父者能教厥子知所以

慈下可以使爲子者克事其父知所以孝關切人倫轉移風化非淺淺故也仁甫乃能知爲急務克先圖之撰諸師道其殆庶幾乎

狀又言仁甫爲邑能興學校理寃枉抑豪强毁淫祠禁妖巫弭江寇諸政率新宜兹營建知所本歟祠中爲啟聖廟翼以二廡其中爲堂陳贊以祗敵其前爲門堊絢以丹漆始今年二月十六日終三月三日末二十日而完足以考悅以使民也仁甫姓李氏名元陽雲南太和人舉嘉靖丙戌進士擢翰林庶吉士其篤志正學蓋嘗聞諸遁政馬氏伯循云是役也諸董工及捐貲助役之義民皆列碑陰亦爲從事各工者勸